

欽定南史

四六十八卷
十七六

南史卷六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

范岫 傅昭 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

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爲太子家令
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
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
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
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
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
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
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
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爲
安成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御

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絜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

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
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顓見而奇之顓嘗來昭所昭讀
書自若神色不改顓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
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
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
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
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邁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
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
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
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

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夬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卽眞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

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墮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爲害歷祕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粟置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
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
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
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
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
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後進宗
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卒諡曰貞長子諱位尚
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諱子準有文才梁宣帝時位度
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勵行
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懼日暮不

再見卷之一 列傳 四
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
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
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
令卒於太中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卽
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
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
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
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
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

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筇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

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
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
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卽日除兼
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
帝常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肅
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
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
正色直繩無所迴避百寮憚之後爲晉安王長史南郡

太守行荊州府州事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
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
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
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
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
祕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
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
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
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
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

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寔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

揚州事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

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

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

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

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

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

人名爲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

爲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

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爲陛下

惜之諡曰貞子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爲
已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顯職性縝密未嘗言禁中事
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
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
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
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
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
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
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

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
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
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
襦并手割半瓊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
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
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
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爲太子詹事啓革爲丞
祐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
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罹其罪
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

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後爲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政明肅豪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

爲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
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陳革墮事
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
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
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後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
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
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
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
革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
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欵器漏刻銘革唾罵暉

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旣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

進自疆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
諸貴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可底突如對元延
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
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
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
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
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
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
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
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

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迕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盡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

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爲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監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

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

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爲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

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卽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天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大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旣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

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
名互有省置勲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
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
以貧寒見沒矣後爲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
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
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勲與國子
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惺王暕爲侍講時選極
親賢妙盡人譽勲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
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勲
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

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續纜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寔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不

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奠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
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
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
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
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
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
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
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
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
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

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

惟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
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
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
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
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
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
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
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
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
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

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修定以爲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

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
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娶掌嘉禮尚書
右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
暉代之後又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經
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
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
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未又使中書
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
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
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旣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

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
聖旨爲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
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
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
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
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
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
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
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
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

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
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
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
二月始獲完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
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
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
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勤
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
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
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

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
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腳轉劇久闕朝覲固
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
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
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
輜駟如不才終爲佗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
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
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
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
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

簾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
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
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
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
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
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
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
住等旣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
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
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闌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墜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葭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

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
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
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
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
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
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烏鹵
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
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使成立進
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
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霑之諸女爾汝旣居長故

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
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
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
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
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
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
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
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
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旣定此書又

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

以拜伏有虧頰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卽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爲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

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卽降詔立碑於墓焉悱字敬業幼
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
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
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
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
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
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
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
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爲儀注學起家後爲豫

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
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
與司馬襲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
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
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
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爲
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
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
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
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

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爲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爲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頽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

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
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
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卽位拜衛
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
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
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
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
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
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

日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仕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奂女奂爲雍州刺史啓叡爲府長史奂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爲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

爲殷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
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
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
閉閣臥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
加考掠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
爲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瘡
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誠喻服闋
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爲國
子祭酒卒諡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

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

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
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
休映之彊直並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
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
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爲梁
氏宗臣信爲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亨懷道好古
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
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
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乾隆四年校刊

三才圖會

目錄

三

南史卷六十

南史卷六十考證

傳昭傳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事宋竟陵王誕○事監
本作仕今从閣本

郡有蜜巖○監本脫蜜字今从閣本增入
縣令常餉粟置絹於簿下○粟一本作粟

孔休源傳時周捨撰禮疑義○監本缺義字又下文休
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句缺錄字今俱增入

江革傳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畧反北○請監本誤討今
从魏書改正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豈能一

日忘之○又一本作文

許亨傳凡七樞皆改窆焉○樞監本誤樞今改正

南史卷六十考證

南史卷六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

子駟

暄

蘭欽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
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
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
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
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
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

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
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
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卽以爲
江州刺史子虎牙爲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
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
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
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
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
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
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

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
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竝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
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承忠爲記室參軍河
南褚縉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卽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
好縉堅拒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
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
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
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
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
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竝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

伯之子虎牙時爲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爲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縉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縉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歎長

史以下次第軟縞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冲
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
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縞爲尋陽太守承忠
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
守程元冲旣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
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
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
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
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文安莊興紹張
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

簡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緝俱入魏魏以伯之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
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
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
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
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
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
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蹙以至於此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

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
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
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
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
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
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
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于孫將軍
獨覲顏借命驅馳氊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
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

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
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
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
絃登俾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
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
辦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崛起沙塞之
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
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

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虎牙
爲魏人所殺伯之旣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
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
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緡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
緡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
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
碁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卽至
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
奉朝請曾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

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晉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颯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

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
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
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渦陽
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
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
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
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
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
獲畧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
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

顯來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顯還北顯於
渙水卽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銍縣進遂至睢
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
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
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
仍趣大梁顯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
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
陽拒顯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
騎將軍尒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尒朱
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羆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大愍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尔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

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旣

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
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
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尒朱榮尒朱世隆元天
穆尒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夾攻顥顥據洛陽六十
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
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
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棧濟自硤石與顥戰
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
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
爲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

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爲北兗州刺史都督
緣淮諸軍事會有祆賊沙門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
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
强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
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立
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
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湘諸州並得
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
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
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

輜重走是歲豫州饑慶之開會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諡曰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統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爲

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卽潰散後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板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爲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敕卽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遍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
門沉湎諛譎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
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
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
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
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
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
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
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旣寂
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

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
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
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
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
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
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
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
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棟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
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

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
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
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
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爲吏部
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
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
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
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卽位遷通
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
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襄御史中丞沈攸散騎常

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通脫以
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
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
卽成不以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
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焚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
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
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
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救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
日暄發悸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趨捷過人宋末隨

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橐駝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
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
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
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
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爲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
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攻圍南鄭
梁州刺史杜懷瑤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
獲畧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
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赴職經
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

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
德詔許焉後爲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
侯恬權行州事奠得卽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尉人塗刀
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
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
有由焉及喪亂旣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
之初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
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
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

命也夫

南史卷六十一

南史卷六十一考證

陳伯之傳張繡剗刃於愛子○剗監本作手今从閣本
自旦至中攻陷其三大千乃退○梁書中作申退作降
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疑監本訛陳今改正又
梁書云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
祖與此小異

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玄魏
書作云

南史卷六十一考證

南史卷六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二

賀瑒

子革弟子琛

司馬綬 朱异 顧協

徐摛

子陵儀

陵子儉份陵弟孝克

鮑泉

鮑行鄉行鄉弟客鄉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歊爲會稽府丞

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後爲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場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

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

因遭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

輟曾不降意漑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
理該贍漑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
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漑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
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
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
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
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
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
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
丞詔琛撰新諡法便卽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

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

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

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

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啓陳
事條封奏大畧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
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
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
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
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
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
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
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
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弊增奸寔由於此今誠

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倥傯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

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樂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旣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

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滄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

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襲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變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襲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襲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制定禮樂襲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襲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

問訊不限日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
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塘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
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
葬於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
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
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
伺殺謙之兄巽之卽异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
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聞而歎曰弟

死於孝兄狗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異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好羣聚菹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異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碁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

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
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
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
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
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
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
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
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
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
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

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異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僞也帝仍遣異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異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異策焉遷散騎常侍異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異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異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

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圍碁上品而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朝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旣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魚鮓不

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齋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
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
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
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
維爲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
异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
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
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
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
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

有實異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客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乃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

北通好時候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昇
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昇納
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
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
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爲
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
上上召問之思玉紿稱反賊請閒陳事上將屏左右舍
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其獨在
殿上時昇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
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

賊啓异大慙賊遂以討异及陸驗爲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歛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祆氛旣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褻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

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並以指
異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異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異
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
射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異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
左右有善異者乃啓曰異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
宿志特有此贈異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
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
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異及諸子自潮
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恒

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
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
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
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
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
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
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
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

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
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
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
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
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
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
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
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卽召拜通直散騎
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
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卽呈聞後帝知之曰霆

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衾以斂爲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諡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

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
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
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
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
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
守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
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
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
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

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
讀大通初王總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
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
帶領直摛文體旣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
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
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
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
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
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閒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
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

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

太守爲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朞月風俗便改秩

滿爲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卽簡文妃姪女晉

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

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卽

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簡文問摛摛

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

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嬾令所以

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

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

之儀謂應可畧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攜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攜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攜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

辯父摛爲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污因坐免久之爲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卽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

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爲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

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爲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

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爲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比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旣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卽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勣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

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卽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卽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

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陵云他日所作陵噓
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諡曰章僞侯陵器局
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
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
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其故陵云
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
崇信釋教經論多有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
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
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
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

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廸陳寶應乎紇默然不

荅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爲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爲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爲海鹽令有政績入爲太子洗馬性孝弟陵

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
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塘之赭山
隋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立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
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
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
孝克乃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當世人
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
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

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祕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

舍人管斌斌自是何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閣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

經兩載祇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
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
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
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
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
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
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
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
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

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明山
賓所薦爲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爲太常依制總服不得
相臨改爲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
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
帝爲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
通直侍郎常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
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
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
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
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及元帝承制累

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
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
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
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
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繫僧辯
時人比泉爲酈寄泉旣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
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
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羅
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
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

我經畧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鑱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鑱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命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菹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旣而傳告者衆始

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爲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

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爲湘東王所知獻書
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爲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
景雜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
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爲湘東鎮
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
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襲其得之矣而异遂徼寵
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
异之由禍難旣彰不明其罪亦旣身死寵贈猶殊罰旣
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

追蹤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
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
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南史卷六十一

南史卷六十二考證

朱异傳起宅東坡窮乎美麗晚朝來下酣飲其中○朝

一本作日

子鵝包鮓不輟於口○鮓一本作鮓字書鮓音蘇與鮓同若鮓恐非佳品疑有訛字

愍彼阪田○阪南本作陂

徐摛傳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梁書閉字上有幽字
徐陵傳既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忝監本誤余今改正
又陳書云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較明白

弘正舊藩長史王勳太平中相府長史○陳書無中字
徐儉傳儉一名報○報陳書作衆

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直陳書作正

徐陵弟孝克傳欲嫁卿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當世
陳書作富應改从之

鮑泉傳父幾○幾梁書作機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三梁書作四

南史卷六十二考證

南史卷六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三

王神念

子僧辯

羊侃

子球

鴟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爲右衛將軍卒於官謚曰莊及

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諡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軍中神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

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爲江州刺史
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
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
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
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
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旣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
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畧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爲
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
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
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

元帝元帝承制以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
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
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
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爲遷延不
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
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
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卽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
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
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內都
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代

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
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
景旣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
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
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
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
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城內
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
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
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

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
首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封長寧縣公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
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
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
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
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
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
帝命生釘和舌斃殺之郢州旣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
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

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
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
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
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剋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
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益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旣
至益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
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
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
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
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

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旣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旣

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
僧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雖
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卽位授鎮
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
令如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
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
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
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旣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
就宜豐侯循南征爲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爲都
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

元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爲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咸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

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爲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

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年卽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孰卽畱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

物朝野稱之謂爲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
勲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諡曰貞敬太
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
魏遣兵及梁王督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
爲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卽梁
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
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
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
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
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

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
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
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
使送質于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
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
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
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帝時爲
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
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
辯與子頡遠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

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願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願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爲第三子願許娶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顓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畱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

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
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
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
武之譎殆天授也顓承聖初位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
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
淮南殺琳顓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
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
僧辯旣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
遇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
還時吳州刺史羊亮謀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

瑱見禽僧悋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悋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嘆曰讐耻不雪未欲自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悋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元帝以爲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爲太子右衛率監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產先在建鄴嗣宗自荊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卽僧

辯之甥復爲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
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
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
送鄴乞師焉齊文宣帝授爲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
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暉席臯同心度江及戰敗嗣
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爲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
而死任約王暉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
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
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

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卽潰以功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尒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

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
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
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畱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
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
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
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
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
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
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
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稍形勢似卿

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
卽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
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
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於仗麤後遷
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
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
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後
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
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
者張僧侑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闔人所坐竟不前之時

論美其貞正太清元年爲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爲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

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黥津年老且疾黥懦而無謀軍旅指撝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皆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

加賞賚賊爲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
炬施鐵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
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
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壑
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旣
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
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
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
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
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鷲爲景

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鷺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

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兖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

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艫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
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
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
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
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
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
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
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字子鵬隨
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還待之

甚厚以爲庫真都督及景敗鷓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鷓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鷓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鷓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鷓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鷓爲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

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
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鷗赴
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
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爲主簿普
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
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
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爲
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
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

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
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
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敗臺城陷景以爲五兵尚書鴉仁
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
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
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
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
珍知之掘晷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
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
父母某之骨雅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

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爲人多酒無賴酒醉爲闍豎所
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旣而
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
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
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
之道於斯爲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
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旣同兒戲且類奕碁延
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
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南史卷六十三

南史卷六十三考證

王僧辯傳旣至盆口與僧辯會於白茅洲爲盟○陳書
盆作湓洲作灣

自石頭至于東城○監本缺于字今从閣本增入

南史卷六十三考證

南史卷六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鏗

杜崩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爲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爲當軸所排乃拜表求人北爲刺客武帝異

之又啓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
左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异不爲
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爲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
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
上封事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
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戶郎沈炯少府丞顧璆
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對
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
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

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關前終死關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

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
五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
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
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尔朱氏之難歸梁頻上
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
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
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
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嘲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
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

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園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

卒城遂潰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爲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羣蠻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畧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徇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

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
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
盛深德景遂私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
筵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
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元帝
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汙甚多元帝大怒下
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帝聞之乃以下
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
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
以答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胸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

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胸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佗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爲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沒軍遂

退卒於江陵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卽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

子孫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瑤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懷瑤卒於州諡曰桓侯嶷位西荊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曾嶷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爲之逾年而嶷卒崩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

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
與崩兄岸舊密書邀之崩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
歸元帝以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
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爲公仍隨僧辯追
景至石頭景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
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
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却崩因縱
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
等於長沙反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
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崩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

硤石旋鎮遘疾卒諡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岌嶽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崩隨岳陽王詧攻荊州同歸元帝帝以爲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詧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詧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獻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詧母龔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詧命拔其舌齧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齷室又發

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漆髑及建鄴平崩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髑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崩同歸元帝帝以爲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龔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爲郿州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武帝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龔與衆軍大破之論功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龔僧辯壻也始爲吳興

太守以陳武帝既非素貴及爲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龔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畧部將杜泰私通於文帝說龔降文帝龔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龔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

沉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
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
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
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
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
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
湘州身徑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
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
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
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

荆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轡割被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卽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

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
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
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
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
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
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帝爲魏圍逼
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
立梁王譽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
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時長沙蕃
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

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
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
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既殺王僧
辯推立敬帝以待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
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
豬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
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
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
餘無所漏唯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
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

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騶駮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

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

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饒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

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爲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

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
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
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
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
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
首曰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
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
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
公琳洛濱餘胄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
之辰總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

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
之念終邁萇弘之膏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
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
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
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
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場早造末僚預參下席
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
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
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場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
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

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銜
土之驚豐碑式樹時畱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
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卽肥川而建營
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是言之抑有其例不
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
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
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
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
送喪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

開府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

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爲防閣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歆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

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
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
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
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龔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
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
息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畱長史謝岐居守會僧
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
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
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
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

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舊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

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
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
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
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
便拜稱陳文帝敎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
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
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
覓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
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
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

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暉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爲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爲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

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
仇耻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
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
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南史卷六十四考證

江子一傳字元亮○亮梁書作貞

帝怒亦歇○歇一本作止

胡僧祐傳以大通三年避尔朱氏之難歸梁○梁書作
以大通二年歸國

徐文盛傳文盛深德景遂私通信使都無戰心○私閣
本作密

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處梁書作遽

杜崩傳太清三年○三梁書作二

王琳傳有龍出於門外之地○地一本作池

南史卷六十四考證
張彪傳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迎監本
誤後今改从陳書

南史卷六十四考證